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居里夫人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法国巴黎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居里夫人小传

王孝雯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 8 辑

居里夫人小传

王孝雯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50-1/K·120

定价：80 元（全 20 册）

目 录

一、孩提时代的玛妮亚	(2)
二、青年时期	(9)
三、女教师	(15)
四、逃走	(29)
五、巴黎岁月	(35)
六、彼埃尔·居里	(43)
七、镭的发现	(51)
八、博士论文	(63)
九、荣誉和烦恼	(71)
十、灰暗的日子	(84)
十一、成功和磨难	(91)
十二、使命告终	(100)

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她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居里是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这种发现在医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促进了治疗癌症的新方法的产生。除此之外，它还产生了一种推翻当时物理学上几种基本学说的新学科，给现代原子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玛丽·居里一生中伟大的事迹多极了。有关她的历史被人们像说传奇一般地叙述着。

她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子。她隶属一个当时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她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

一种无可名状的使命促使着她，使她离开她的祖国波兰到巴黎去求学；在巴黎，她度过了好几年艰苦孤独的生活。

在那儿，她和一个像她一样有天才的人相遇、相知并和他结了婚。他们的幸福在含义上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幸福。

玛丽和彼埃尔·居里以最勤奋、最枯燥的努力，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元素——镭。正当两位伟大学者的名字因为这种元素，而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不幸突然降临在她身上；顷刻之间，死神夺走了她那

个非凡的伴侣。

精神上的苦痛和身体上的疾病并没有使她一蹶不振。她独自努力继续工作，他们一同创造的科学灿烂地发展着。

她的余生完全奉献给了世界：她把她的热诚和健康贡献给在大战中受伤的人；后来，把她的忠告、学识和全部时间贡献给她的学生，贡献给从世界各地去的未来学者。

她力竭而死。她终身拒绝财富；对于荣誉，也漠然视之。

这个故事极像神话。然而，它的确是一位女物理学家真实的、伟大的一生。

一、孩提时代的玛妮亚

在诺佛立普基路，有一所“男子中学校”，这个学校的物理学教授兼副监学乌拉狄斯拉夫·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就住在这里。斯科罗多夫斯基的直系祖宗，在18世纪的时候，有几百公顷地，可以过安乐的生活，他的子孙有几代也过着富裕的农家日子，可是到了约瑟——这个年轻的教授的父亲，情形就不同了；约瑟希望改善他那不宽裕的家境，并且显扬他那引以自豪的姓氏，就改行研究学问，战争和

革命使得他过了一个时期富于戏剧性的生活，后来就在虚布林——一个重要城市——管理一个男孩学校。他是这一家的第一个知识分子。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是一个小地主家庭的长女，她的父亲非力克斯·柏古斯是一个略有田产的小贵族。斯可罗多夫斯基在华沙一个私立学校里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留校从事教学工作。1860年，乌拉狄斯夫·斯可罗多夫斯基教授向她求婚。这是一个美满的婚姻。1868年，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被任命为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中学校的教师兼副监学。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小玛妮雅——诞生了。她是五个斯可罗多夫斯基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一个。玛丽亚，玛妮雅，玛妮希雅，安秀佩希欧都是她的名字。

玛妮雅天赋里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她四岁那一年，有一次姐姐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没有趣味，想起来要用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给她的妹妹当“教师”玩。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式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由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作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她忽然害怕起来，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

惊呆了的脸色看了一眼，向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的气概完全消失，她泪如雨下地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地……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尼妮雅的错……只是因为太容易了！……”

在这次难以忘怀的事发生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还是因为她的父母总是设法避免把书给她，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书先生，总怕他们的小女儿的知识开化得太早对她不利。

那时候，弱小的波兰被她的贪婪残酷的强邻包围着。这些贪得无厌的国主们决心消灭波兰，德意志、俄罗斯、奥地利前后三次分割这块不幸的土地，重新分配所得的部分；波兰人也曾起来反抗这些压迫者，但毫无用处，他们只是使得那束缚囚犯的枷锁更为收紧。1831年的英勇革命失败之后，沙皇尼古拉下诏宣布一些严厉的报复手段，用来对待俄属波兰；爱国人士大批地被监禁或放逐，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1863年，又有一次新的斗争，结果又是一个新灾难。18个月决死战斗的结果，在华沙的城墙上竖了五个绞架，起义首领们的尸体，挂在上面摇摆着。

在这次悲剧之后，俄国用尽种种手段，企图使那不肯死去的波兰人服从。总而言之，是消灭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时候，战场换了地方，新的战斗英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传道师、学校教员，全都和沙皇政府进行了秘密的斗争。每一个公立中学校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受迫害的教师与作侦探的校长表面上彼此虚伪地客气着，心里都暗藏极深的敌对。

“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

“到。”

“请告诉我们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的事迹。”

“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波尼阿脱夫斯基在1764年被选为波兰王。他很聪明……他了解有些什么特点使这个国家衰弱下去，并且想设法补救，但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站在坐位旁边、用清楚而且有把握的声音背功课的女生，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她确是教员安多尼娜·杜巴斯卡女士最为喜爱的学生。是的，有这样一个出格的学生，她怎能不自傲呢？她比她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似乎都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

这位不漂亮的教员，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极端慎重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人们的神秘态度。她们得时时提防着华沙城内私立寄宿学校的视察员的突然降临。因为所有的波兰学校都不准用波兰语讲课及有关波兰的历史。俄语成了规定必须使用的语言，对于那些不甚驯服的教员，校方会立即给予降职或撤退。

1873年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接到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监学头衔以及职员地位应有的住房，一并撤消。

迁移几次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的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先后收了十个寄宿学生。他供给他们食宿和课外指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完全没有了。

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有一个倒运的亲戚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气磨，这个教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上了当，很快就丧失了三万罗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从此之后，他过度地内疚于心，懊悔错误，焦虑将来，十分悲苦。还时时自责使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资。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突然认识噩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前；在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姐姐布罗妮雅和素希雅，在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发着高烧，呻吟着，颤抖着。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

在一个星期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找到其他三个孩子约瑟、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素希雅跟前去；她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床上，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起，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的。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那时候，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是在伏枕而泣；而他们的母亲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也因患痼病，身体太弱，不能起床，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她的孩子的棺木缓缓走下加美利特路。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小玛妮雅时常感到恐怖：对于压迫者的恐怖，对于宗教的恐怖，对于疾病和死的恐怖。她本能地设法逃出这种过于郁闷的“气候”。她不断地读一些书：学校课本，诗，冒险故事，由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藏书里拿来的专门作品……

只有在这样的時候，玛妮雅才能找到使她像在

童年时期一样觉得无限惊奇的事物；能够推开忧愁的阴影；她忘了俄国间谍，忘了霍恩堡的视察，忘了被不愉快的工作磨折着的父亲的脸色，忘了清早在天不亮的时候，就须半睡半醒地由漆布沙发上起来，以便寄宿生可以在饭厅里吃早点，这个饭厅也是年轻的斯可罗多夫斯卡们的寝室，她就在沙发上睡，卧具总往下滑。

但是这只是片刻的安宁，她的意识一恢复，这些就立刻都来了，——首先就是她母亲的病在家里造成的焦虑空气；她那以前很美丽的母亲，现在只剩了一个影子。虽然人们用一些安慰的言词骗着她，玛妮雅还是很清楚地觉得，她的热烈的敬慕之忱，她的伟大的爱，她的虔诚祈祷，都阻止不住那件越来越可怕的事。

1878年5月9日，经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请求，医生离开了她，换了牧师来。只有牧师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痛苦，知道她在想到留下四个孩子要她深爱的丈夫照管的时候的悲哀，想到自己撒手后几个青年的前途和想到只有十岁的玛妮雅的时候的忧虑。

在她的家人面前，她的脸色显得很平和。她仍有精力向每一个人道辞，后来慢慢地越发软弱了，剩下的一点生气；只许她说最后一句话：“我爱你们。”

玛妮雅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可怜地游荡着。她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于民族残酷，对于个人残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死了；这个小孩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现在再跪在以前陪着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地起了反抗。

她再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柔。

二、青年时期

斯可罗多夫斯是一家离开了那悲惨的加美利特路，搬到了思诺路。虽然他们刚刚遭到许多灾难，但是他们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战胜困难，克服阻碍，现在终于有了一所可爱的住房：正面颇合款式，院子很平静，有许多灰鸽子在里面咕咕低鸣，阳台上牵满了野葡萄藤；而且二层楼很宽，斯可罗多夫斯基们可以占四间房子，离开那些寄宿的男孩。

那四个青年，都成了很不平常的人物，尤其是玛妮雅，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官立中学校里出色的学生。她穿着栗色制服，合身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她的脸色很好，因为她的年龄还小，这时候还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和她们的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清澈，头发发亮，皮肤白细，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每天早晨吃完早点之后，玛妮雅背上书包就去约好朋友卡齐雅。卡齐雅很可爱，她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快乐而且幸运的小孩，受她那极好的父母娇养；普希波罗夫斯基先生和夫人对于玛妮雅也很宠爱，把她也当作自己的女儿，设法使她忘记她是一个无母的孩儿。

这两个女孩臂挽着臂，走过那条狭窄的察比亚路，这是1882年春天一个和熙的早晨的事情。玛妮雅和卡齐雅还是头一天吃茶的时候见的面，这时候有成千种的要紧事要谈！她们的成千句的闲话差不多都是关于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校的。

由西科尔斯卡女士办的波兰气很深的寄宿学校，到一个俄国化精神极强的官立学校作学生，是一种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皇家中学校的文凭有效。玛妮雅和卡齐雅尽量取笑那些从俄国来的教师，作为报复；她们忘不了那个讨

厌的德文教员巴斯特·麦丁，尤其忘不了她们恨之人骨的那个极端可恶的监学梅叶女士。

“梅叶”是玛妮雅的公开仇敌，事事责备玛妮雅，责备玛妮雅的顽强个性，责备玛妮雅的“轻蔑的微笑”，玛妮雅听着她的侮辱性的批评的时候，总是用这种微笑接受。

这个含怒的女士和这过于任性的学生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地继续下去；最可怕的暴风雨在一年以前发生了，梅叶女士那天突然走进教室，发现玛妮雅和卡齐雅很高兴地在桌子间跳舞，庆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那时候全国正因为沙皇凶死而服丧。

政治束缚引起来的不幸结果之一，乃是使被压迫者的心理变得凶猛，虽然玛妮雅和卡齐雅的天性是宽大温和的，她们现在却依照一种特殊的伦理过生活——把怨恨变成美德，把服从当作怯懦。她们也去热烈亲近她们可以敬爱的人，这是那些青年对于压迫的反应。她们尊敬教她们数学的年轻而且漂亮的格拉斯先生，她们尊敬自然科学教授斯罗萨尔斯斯基先生，这些都是波兰人，是同谋者。

此刻，玛妮雅和卡齐雅正在萨克斯宫的优美细长的圆柱下经过，走过那宽阔的广场，玛妮雅突然发一声喊。

“我们走过了纪念碑，我们必须立刻回到那里去。”

卡齐雅一语不发，转身走回去。这两个疏忽的女孩，犯了一件不可宽恕的过失；在萨克斯广场的中间，竖着一座壮丽的尖石碑，有四个狮子环绕周围，上面用合法的文字刻着：“纪念忠君的波兰人”，这是沙皇给那些与压迫者合作的奸细的献礼；一般爱国志士认为这是一件讨厌极了的东西，他们习惯的规矩，是每次经过它的时候，须吐一口唾沫……如果不留心忘了，就须走回去，补作这件事。

这两个女孩正式尽到责任之后，就继续进行着谈话往前走。当她们走进学校的拱门时，一眼看到她们的朋友莱欧尼·库妮茨卡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平时穿得那样整齐的衣服，今天像是随便披在身上一样……

玛妮雅和卡齐雅收脸笑容，争忙跑向她们的朋友。

“怎么了？库妮茨卡，你怎么了？”

库妮茨卡的面庞毫无血色，她的答复是费了好大的力才说出口的：

“我的哥哥……他参加了一个密谋……已经判了死罪……有三天工夫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她哭得几乎噎住了，又加了一句：

“明天一早就要绞死他。”

这两个惊呆了的小女孩，围住那一个不幸者，想问她话，想给她援助；但是她们听见了梅叶女士的尖叫声：

“来罢，女士们，闲话说够了，快一点！”

玛妮雅惊得不能出声，慢慢走到座位上；方才她还在梦想着音乐和跳舞，此刻，她上的地理课的开头几句，正在她耳边嗡嗡地响着，而她完全无心去理会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看见了那个被处死刑的男孩的热烈而且年轻的脸，看见了绞架、刽子手、绳子……

那一晚，几个女孩没有去上跳舞课，都守在莱欧妮·库妮茨卡的屋子里。玛妮雅的两个姐姐和卡齐雅的姐姐都来了。她们的反抗意识和眼泪，都杂在一起。她们尽力低声下气地、温柔亲切地多方照料那个悲苦得抽搐着的朋友，洗她那哭肿的眼睛，劝她勉强喝一口热茶。

晨光暗淡，照着她们的苍白面色。最后的时刻到了；她们都跪下去，低声说了末一次祈祷，都用双手掩住她们的无限惊恐的脸。

1883年6月12日，玛妮雅庆祝她的中级教育的结束，获得了一个金奖章。小斯可罗多夫斯卡按